上海文学馆开馆近两月，文化界人士提出建议：

利用好文化设施，吸引更多普通读者

8月27日，筹备多年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。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和武进路口的上海文学馆，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，它面向市民和海内外文学爱好者，承接千年文脉，以丰富的文学史料，全面展现上海文学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。

金秋十月，作为馆中馆的巴金图书馆门前的金桂开花了。在上海文学馆开馆两个月之际，上海巴金研究会邀请文化界人士走进上海文学馆，纪念巴金先生逝世21周年。上海文学馆是开展文学交流和公众文学活动的综合平台，如何让更多市民和读者走进文学场馆？让我们听听文化界人士对这座文化新地标的参观感言和相关建议。





陈思和参观上海文学馆展览

陈思和（上海文学馆学术顾问、巴金研究会名誉会长）：
上海文学馆应该有一批常客

陈思和是上海文学馆学术顾问，也是巴金研究会名誉会长，这是他在上海文学馆开馆之后第一次正式参观。回忆起当年与巴老的交往，许多场景历历在目，从之前的方案到如今开馆，他感慨万千。

陈思和曾经为刚建成的上海文学馆担心过：“这么复杂的上海文学馆，你怎么把它呈现出来？至少到现在，没有听到负面的评论，大家还是非常由衷地对上海文学馆的建设支持和欢迎，所以上海文学馆是符合大家心理，符合大家愿望的。”

在四楼的特展区，陈思和观看了“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”系列展，包括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、新时代上海文学成就展。“今天看到展览，有关于鲁迅的，关于左联的。从整体性来说，把上海文化的传统，把左翼文化的传统，都能够呈现出来。”

陈思和认为，上海文学馆应该有一批基本的常客，他对这群常客做了脸谱化描述。“他们不是来这里工作的，或者是天天跑来，或者隔三岔五过来。喝咖啡，会朋友，休息，或者拿两本书看看，没有任务，但整天会在这里。虽然他们不是作家，也不是嘉宾，但是有这样一群人在这里消费，我觉得非常好。”

上海文学馆与今潮8弄、滨港商业中心毗邻，位置可以说是闹中取静，陈思和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好上海文学馆：“因为文学这个东西要做到大众是很难的，文学总体上还是小众的，所以把大众的文化场所、文化设施利用好，让上海文学馆有它的价值呈现。”

赵兰英（资深媒体人、巴金研究会的老会员）：
看到巴金先生的影像资料时，热泪盈眶

资深媒体人赵兰英是巴金研究会的老会员，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是新华社高级记者，长期从事文化报道，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三十余年时间中，她采访了诸多上海文艺界人士，而采访最多的则是巴金先生，著有《感觉巴金》《与巴金零距离》。

因为经常采访巴金先生，赵兰英成了巴金家的常客，也是巴金先生的老朋友。在三楼展厅，当赵兰英看到巴金先生的影像资料时，她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，还是流泪了。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，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都采访过，而且不止一两次，很多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比如说在屏幕当中出现的巴老、施蛰存、柯灵、王元化、徐中玉、草婴等人，蒋孔阳还是我在复旦的老师，这些文化人我以前都采访过。看到他们的影像就像真人一样向我走过来，我很感动，当时就有点热泪盈眶，站在那里站了很久。”

翁长松（作家、藏书家）：
上午开馆就来了，足足看了三个多小时

作家、藏书家翁长松是资深的旧平装书收藏家，他对巴金的藏书进行过梳理与考证，撰写了《巴金也是藏书家》等文章。当天是翁长松第二次来上海文学馆参观，他上午开馆就来了，足足看了三个多小时。

“我来主要是想看看到底收藏了多少珍本，到底收藏了多少有价值的本子。我看了之后感到‘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’。为什么呢？比我想象当中的文学馆还要漂亮，而且藏品那么丰富，我看了大概了三个多小时，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中午。我感到了不起。”翁长松说。

吕争（曾担任巴金故居副馆长）：
这里还可以打造成文学爱好者沙龙

吕争曾担任巴金故居副馆长，她回忆了当年参加过的筹备会议，感慨新老同事为上海文学馆而付出的巨大努力。“筹备巴金图书馆、筹备上海文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。虽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或者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，但真的非常不容易。”吕争说。

上海文学馆开馆之后，吕争来了三次，她表示：“我也赞同陈思和老师的观点，文学在当今社会当中还是小众的，尤其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一部手机纵览天下信息的情况下，如何把小众的受众面变成面对大众通俗化、平民化、普及化的东西，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或市民，这里不仅可以打造成为文学地标，文学的打卡地，也可以打造成文学爱好者的沙龙。这需要时间和运作，实际上要有一个切入点，甚至是要有一个热点。”

在吕争看来，时代不同了，今天文化场馆的运作方式和以前都大不相同了。“我记得小时候要办一张虹口区图书馆的借阅卡，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到年龄段，所以我父亲去托了好多人才开了卡。还有就是少年宫，我们当时去少年宫的话，要从班级里选出来的，每次选几位同学去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学馆也好，图书馆也好，怎样来吸引更多的家长、学生，吸引更多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或者不了解文学的人走进来。”

曾经有朋友问吕争进馆要不要买门票，也有人并不知道虹口有一个上海文学馆，她对此建议：“我觉得我们的图书馆和文学馆要形成一个概念——走过路过这里，大家都愿意进来坐坐。你不要让人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高雅，非常难进。”

杨位俭（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）：
这是现代文学教学空间的延伸

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位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，这是他第二次来上海文学馆参观，他分享了中秋小长假带学生第一次参观的情景：“得知上海文学馆开馆之后，就迫不及待马上带上我的学生来参观，那一天我们学科也来了不少学生。我觉得上海文学馆开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，这是现代文学教学空间的延伸，这里有更多在课堂上无法呈现的东西，可以让文学教育更加具有可感性和想象力。”

在杨位俭看来，文学馆是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，它是图书馆和博物馆融合的新形态。“上次展览我已经看得非常仔细了，但是这次跟着陈思和老师重新走一遍，又有很多新发现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进一步打开，成为一个超文本，这是一个无穷大的文学世界，我觉得文学馆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，每个地方都能让你停留，让你沉浸其中。”

杨位俭兼任上海大学现代人文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大学－根特大学“一战”联合研究中心中方负责人。杨位俭从文学馆的一件展品谈到接下来的参观计划：“走进文学馆一楼大厅，看到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的版画作品《光明的追求》，我感到特别亲切，因为最近几年与欧洲同行合作进行‘一战’相关思想文化研究，注意到欧洲艺术家战后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。麦绥莱勒出生在比利时的弗兰德斯，根特大学就在这里。最近，根特大学的专家要来上海，我计划带这些外国友人来上海文学馆看一看。”

晨报 Tips:

上海文学馆：场馆地址江西北路入口（上海市虹口区江西北路418号），武进路入口（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455号）；开馆时间为9:30-17:30（17:00停止入馆），每周一闭馆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文/晨报记者 严峻嵘
图/晨报记者 严峻嵘 受访者提供



